



万盛经开区深山峡谷中有一座百年廊桥 咋从“王成桥”变成“玉成桥”？

□张平念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修建此桥至今逾170多年,该桥有多个名字:王成桥、玉成桥、菟溪桥。经过波折折,最后才称其为陡溪桥。

传说此桥为当地一个叫王启成的开明绅士出资修建,因修桥露富被土匪绑了“票”,索价千金还加百担谷,但王老爷却私信家人宁死不予,遂被土匪撕了票。桥成之时,当地人为纪念王启成的修桥义举,便在桥头立碑,取名“王成桥”。后有好事者石匠,桥头过路歇气,不知是曲解还是故意,在“王”字下边鏊了一点,从此变成“玉成桥”。该桥经过上百年洗礼,过往群众根据山势的险峻和河水汹涌的特点,由菟溪桥改称为陡溪桥的直观叫法,沿用至今。

一

陡溪桥位于万盛经开区和南川区交界处,两岸山势耸立,峡谷幽深,历史悠久、古香古色。虽然我早已欣赏过重庆众多大桥的雄奇,然而,我却时时惦记着紧邻老家红岩煤矿的这座风雨桥,因为它承载着我太多的儿时记忆。

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全家从北碚天府煤矿搬迁至万盛经开区(原南桐矿区)红岩煤矿工人村,父母都在矿上工作。

其实,认识陡溪桥是从钓鱼开始的。记得四五岁的我,刚告别蹒跚学步,就屁颠屁颠跟着父亲到陡溪桥钓鱼。当时那里人迹罕至,青鱼、石尾、钢锹、黄辣丁特别多,甚至还有团鱼、桃花棒等。从记事起,鱼和陡溪桥就与我结下了深厚渊源。

有一年秋天,我与父亲从红岩煤矿逆流而上,沿孝子河依山而建的碎石公路,到陡溪桥上游一公里处的“母猪塘”钓鱼。刚下好鱼线,天空瞬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暴雨即将倾盆。孝子河两岸除了鹅卵石就是陡峭的悬崖,哪里

有我们父子俩的藏身之地。说时迟那时快,来不及收拾渔具,父亲拉上我沿来时的小道,几乎是狂奔一公里回到陡溪桥上。刚躲进廊桥,狂风暴雨从天而降,黑沉沉的天就像要塌下来……从上游倾泻而来的天河之水拼命搅动着孝子河,翻滚着浑浊的泥水,使劲撞击着我脚下两个大石墩,发出巨大“轰隆隆”声。当时那个情形煞是吓人,没齿难忘。

以后,无论是朋友游玩、同学聚会,抑或单位野餐,陡溪桥都成了“快乐目的地”。桥上唱歌、游戏、打牌,桥下钓鱼、游泳、捉蟹,好像没有了陡溪桥的冠名,游玩就少了趣味。从那以后,我对陡溪桥平添了更多亲近感。

二

陡溪桥地处峡谷之间,横跨性格暴戾的孝子河,两端陡峭山峰耸峙,是一座石墩基座木质结构的风雨廊桥,加上引桥长近百米,一手牵着南川南平镇,一手挽着南川区石莲乡。陡溪桥,是当地乡民探亲访友、迎来送往的必经之路。

日常,刚下完坡、准备上坎的乡民,都要在廊桥上的长凳坐坐歇个脚,遮个阴,挡挡雨。下力的人,大都把随身带的叶子烟,胡乱裹成筒状,“吧嗒吧嗒”几口,吞云吐雾间,宛若疲惫烟消云散。遇到天气炎热,男人们旁若无人下到河里“扑腾”几下冲凉。桥上的人,则天南地北聊上一通,待气歇匀净了,龙门阵摆“煞割”了,方依依不舍地下桥分头上山。

孝子河中间两座庞大的方石砌成的桥墩,牢牢支撑着整个风雨廊桥,这一站,就是上百年的。

陡溪桥为石墩木廊平桥,3孔,每孔净跨度11米,木质部分桥长39米,桥面宽3.4米,桥高5.6米。大青石桥基以上,皆为木质廊桥结构。当年王老爷聘请能工巧匠,不用一颗铁钉,仅用木楔嵌入,廊桥呈双檐双歇山顶,于木上雕梁画栋,且涂彩龙绘飞凤,也有川东地区民间流行的戏剧人物等。

两个桥墩呈箭形坐落于河中,上方为箭头状。陡溪桥两桥墩箭头上各雕刻一个龙头。现在只见龙头,不见龙角、龙须;龙的头部也部分受损。在石桥墩的下方中央,各雕刻了一条完整的龙,两条龙虽然是浮雕,但同样表现出图案的美观大方和精细的雕工艺术。

如今,因年久失修,木质廊桥破损严重,特别是十年前就已经破烂不堪了,廊桥顶部坍塌,过往踩踏的木板腐朽严重,有关部门不得不把陡溪廊桥封堵,在桥址上游几米处临时建起跳蹬水泥便桥。但是,遇到夏秋两季涨洪水,临时水泥便道就会彻底被洪水淹没,乡民们只能望河兴叹。

三

今年85岁的罗大爷几十年前在丛林镇红岩村当村干部,他对陡溪廊桥的历史最有发言权。他说,这曾经是一座商贾桥,方便三乡两地的乡亲赶场卖山货的。100多年前,南川的茶叶、竹笋,綦江的盐巴、腊肉等,进出都要经过这里,最后大都到万盛场去。因为那里有许多的煤矿,人员聚集,商贸繁荣,又有水路通往蒲河、綦江等地,所以,陡溪廊桥在当时所承担的作用和价值不可小觑。

尽管居住在陡溪桥两边高山上的乡亲大都因为退耕还林搬迁至镇上或者相邻城区了,红岩煤矿也已整体关停,每天过往的村民寥寥,但是对于人们来说,陡溪桥是记忆、是情怀,是一部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承载着太多的历史文化信息。

2021年底,有关部门对陡溪廊桥进行修缮。本着维持原貌、秉承风格、古朴原始的要求,加班加点进行修葺。目前,一座修旧如旧、古色古香的陡溪廊桥以新的姿态横跨在孝子河上。

家乡的廊桥,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静静地矗立在那里,岁月在它身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那河里一块块古老的石头,就像岁月的记忆碎片,拼凑出了家乡的历史画卷。它更像一条坚韧的纽带,连接着两岸的居民,也连接着过去与现在。

对家乡廊桥的情怀,是一种深深的归属感,如根一般深深地扎在我的心中。它是一种对故土的热爱,如熊熊燃烧的火焰,炽热而浓烈。它让我感受到家乡的温暖与宁静,让我明白无论走多远,都有一个地方永远在等待着我。那是心灵的栖息地,是我永远无法割舍的情感纽带。每当想起这座古桥,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那是对家乡的无尽思念与眷恋,如潮水般汹涌,如春风般温暖。

(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文化旅游局退休干部)

观荷禅记

□谭鑫

夏至刚过,听朋友说,华岩寺的荷花正在院内的暮鼓晨钟之下含苞而立,我带上相机,有幸游览了这座名冠山城的古刹。

成行当日,时值初夏,恰逢山城的天气雨后初晴,大有山门千瓣次第开之势。而光热充沛之季,正适合觅一清修之地寻幽访禅,想到这里,心中不由生出一股淡雅清风,裹足驱散车马困顿,化作双向奔赴之行。

华岩寺位于九龙坡区西部,为西南十大禅林之一。因寺南侧有一华岩洞而得名,古洞中石髓下滴成水花,故称华岩。始建于唐宋,培修扩建于明清,风景绵延三百年,名闻遐迩孕物华,素有“巴山灵境”之美誉。

来到华岩寺北大门,迎面有古亭石碑雄关矗立,定睛一看:六柱三门漆朱红,飞檐走势成犄角,横梁上书“巴山灵境”四字遒劲方正。穿过牌坊,至此揭开禅林面纱,广场上一大片绿油油的荷叶们早已等候多时,其中点缀在田田荷叶间的粉粉荷苞,或开或闭、如怒如羞,摇曳随风,宛如接引,攀枝或踮脚一嗅,淡淡的荷香充盈鼻间,润人心田,暂罢俗尘愁思。

广场的粉荷只是头阵,华岩寺的荷花远不止于此。穿荷丛踏石阶,进得寺门,抬眼直直望去,一片片别样娇艳的映日荷花,在眼前亭亭鹤立。不远处端坐着十六米高的释迦牟尼金身像,端坐莲台,施无畏印,双目俯视,头顶白云蓝天,金光铺于荷田,似指引芸芸众生,又如摆渡天地万物,荷佛同景,定神安心,顿感别开生面。

荷是佛的化身,佛乃荷的信物。依我看来,两者浑然一体相伴,既是地设,又是天成。《百缘》《莲华》《华严》等古经中均有以荷喻佛、赞佛、扬佛的

记载。而佛界也向来将佛国比作“莲界”,以“莲舍”来形容寺庙,把“莲性”称之为佛性,甚至僧人手中的“念珠”也是莲子,莲的品性似乎早已揉进了佛经……其实也无消言佐证,夏日的华岩寺里,无声有形之间,处处可见这相得益彰的随行同景。

打金佛右侧洞天穿过,横亭绿荫如盖,过七佛塔、弘法楼,便入得接引殿。此殿建于嘉庆年间,依山势递进,迈步数重,乃我国最大的寺庙接引殿。出得殿门,踏石拱桥,牌坊道旁横立,三楼四柱,镂刻精美浮雕工巧,人物教义生动如栩。深入里间,三圣殿内蒲团前,一支初绽荷花供于其间,花瓣经络纤毫毕现,水珠剔透晶莹点点,眨眼间悄然滴落,未捉其声,但见坛心有波涟漪现。

出殿过桥,迈过苏式廊园门,进得七步荷塘地界。还未窥得真容,结阵成团的清幽香味便迎面扑来,似洗气如拂尘,润谧之风立有所感,脚步由流淌的荷气所牵引,视线随四周的绿意迈向纵深,步步生莲的禅意越来越浓,随行人情难自禁地小声嘀咕:脚步的尽头该是一片如何曼妙的荷塘世界?

终于,由坡下古朴的河心亭一转,画卷般的风光便在眼前逐步展开——池塘中红白花事如灯星星点点,目光穷极之处,接天碧叶绿意延绵。

那些活色生香的荷,自然成了此间焦点所在,无论

在眼前,还是在同行人的不吝赞叹声中,抑或是快门声的镜头闪烁里,白荷低眉,皎洁无瑕;粉荷带雨,盈盈欲滴。我看到有两朵莲,在初夏的光照下静静地并蒂绽放,索性找友人借来长焦镜头,缓缓推进,如走近旁观;细品慢赏中,发现它们一枝茎秆,花别两朵,叶瓣叠聚,苞含整密,如影伴生在繁枝密叶中;花瓣是掩面含羞的嫣红,花蕊是典雅嫩质的明黄,形貌似捧手而张,常被清风邀出芳容,又被莲叶掩入深闺……我是农村人,自小长于藕塘荷田之间,却也不住对这一捧捧莲花心生流连。

好一朵莲,真是我见犹怜!

华岩寺七步荷塘一共28亩,传说释迦牟尼一出生便会走路,他一共走了七步,每走一步,脚下便生出一朵莲花。“七步荷塘”也因此得名。我迫切地深入池塘之中的木栈桥,想近距离一睹更多荷花的身姿。依栏踱步地游走在七步荷塘间,毫无顾忌地与夏日阳光和满塘荷花照面,由衷地感激着这场花开时节的邂逅。某个瞬间,我似有所感,花如塔状,又似烛台,有风来,莲叶翩翩起伏似曲身颌首,宛如朝拜,形成祈福之状。一种敬畏、虔诚之情瞬间在脑海里油然而生。

带着陶醉,不知何时我已走出了七步荷塘。恰逢饭点,我们在有着“山城第一素”之称的华岩寺餐厅里吃了一顿斋饭,在淡淡的梵音中,品味一汤一饭一素餐;在啧啧称奇地坐立游歇中,觅得半夏半游半日闲。

华岩寺赏荷归来,禅韵荷香仿佛已驻心间常开,夏日带来的内耗燥热,不觉已风轻云淡。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